

银风铃丛书

张

炜

著

梦一样的莱茵河

佐藤春夫馆

惠特曼的摇床

犄角，人事和地理

回眸三叶

稷下之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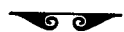
筑万松浦记



旅行笔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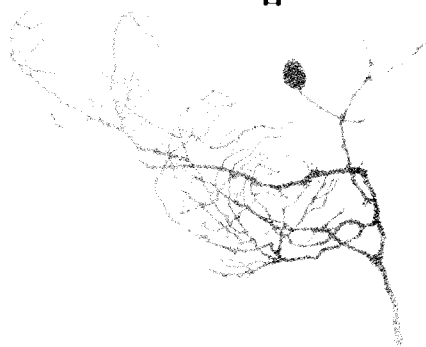
张炜丛书



张

炜

著



旅行笔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笔记 / 张炜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9

ISBN 7-80603-944-9

I. 旅... II. 张...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072 号

丛书策划 吴 兵

责任编辑 吴 兵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6 印张 16 幅图 1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国
外
游
记

梦一样的莱茵河 /3

默默挺立 /8

去看阿尔卑斯山 /13

利口酒 /20

徐芾在日本 /26

歌德之勺 /42

爱默生礼帽 /45

佐藤春夫馆 /48

艾略特之杯 /51

梭罗木屋 /54

惠特曼的摇床 /58

责任，理性和浪漫 /62

国内
游
记

东北行 /71

苏东坡之波 /78

蒲松龄之道 /81

台港小记 /85

有个依岛 /92

犄角，人事和地理 /95

回眸三叶 /142

秭归的精灵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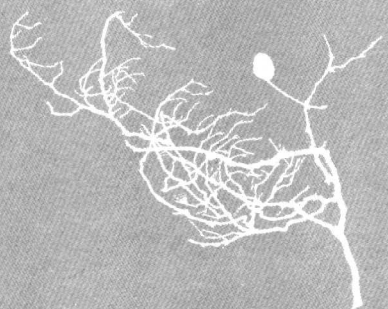
稷下之梦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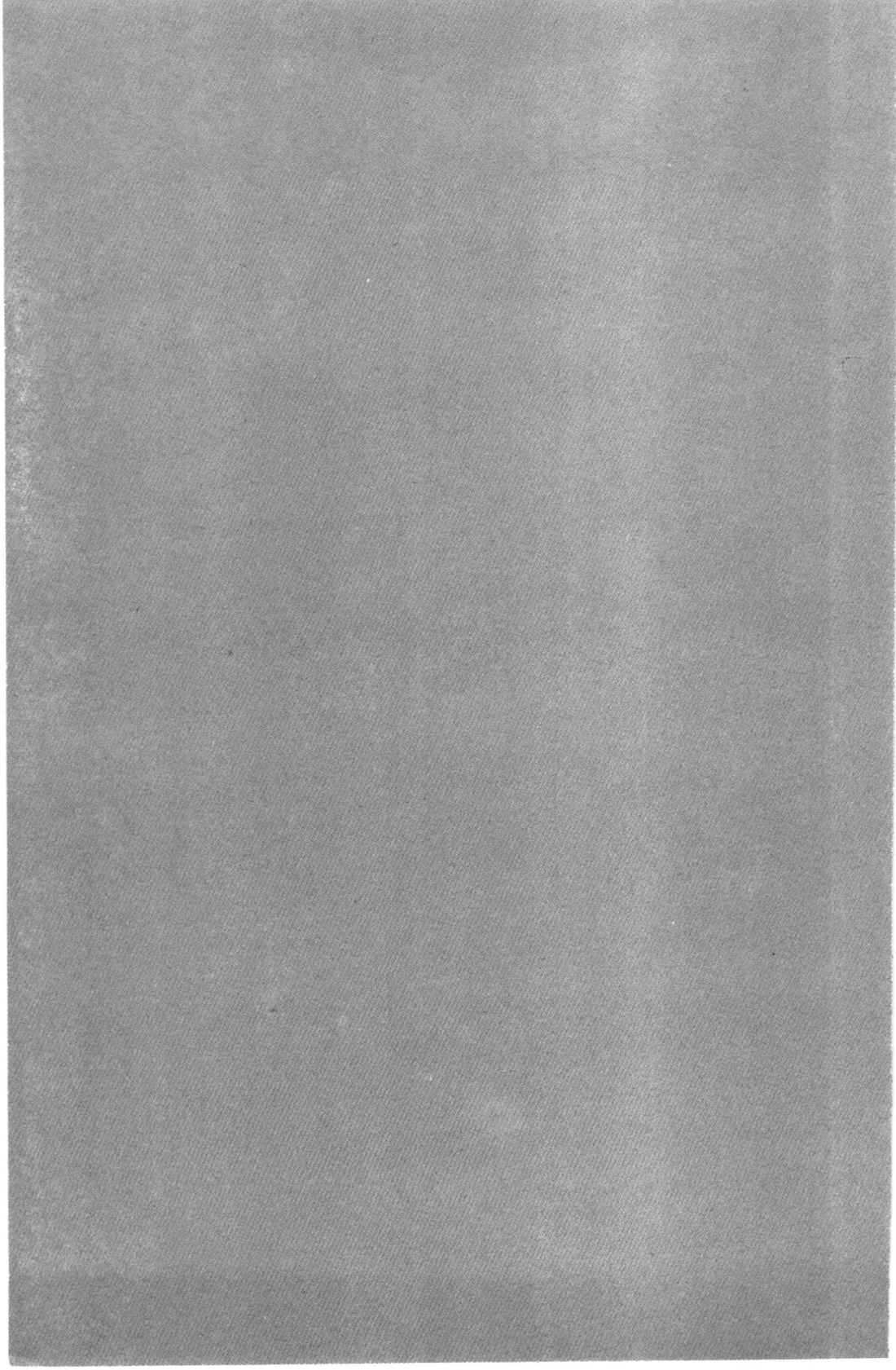
古河之声 /161

北国的安逸 /171

筑万松浦记 /174

国外游记





梦一样的莱茵河

它流动在欧洲的土地上，流得格外响亮。河水的喧哗声响彻东方。当我走在这条河的岸边，面迎着湿漉漉的风，却驱赶不掉梦一般的感觉。

看看欧洲，看看欧洲的河。

我从胶东西北部小平原起程，来看看欧洲，看看欧洲的河。

它肯定没有我原来想象的宽，苍绿的水面，翻着波浪，一艘艘货轮和客船在河道中奔驰。河两岸是大大小小的城市，遮满了绿色的青山、蓊郁的森林。这里游人很少，真可惜了绒毯似的草坪，可惜了这滋润的气息。一株挺拔的丝柏，立在茵茵草地，远看像喷涌直上的浓烈烟柱；而鸽子和野鸭比人多，一群群鸽子落在堤岸的草地上，我向它们走去，它们向我走来。野鸭子待在游船小码头的木踏板上，我走向踏板，它们专注地看着我。淡淡的水雾流动在河面上，使这条大河看上去更妩媚也更安静了。

我不能不去暗暗比较东方的河——那些无比亲切的、各种各样的、闻名于世的和默默无闻的，尤其是芦青河。芦青河河道也许还要宽于莱茵河，它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几千年前切开了胶东屋脊，奔向渤海。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芦青河呢？我爱芦青河，也爱莱茵河，

在这平等的爱之中，我心里滋生的是些什么感触呢？一丝惆怅，一丝委屈，抑或一点点愤愤不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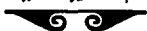
一天黄昏，我与同行的诗人Z迈过波恩铁桥，在河的另一岸漫步。我们去看一棵茂盛的丝柏。因为在河的对岸观察它，它直冲九霄。踏过一片草地，穿过紫荆树和杜鹃花交织的小径，走到了大树下面。它的枝条一致向上举着，连每片墨绿的叶子也向上举着。整个树是一支巨大火把，照亮了宽阔的河面。它燃不尽的油性，我相信是来自这油汪汪的河。

暮色里的莱茵河如诗如画。一条河的美丽除了它本身的壮观，更重要的大概还要依赖于两岸的景色。河行千里，山谷和平原都让河脉串为一体了。举目望去，变化多端的峰峦、密不透风的树林，覆盖了一切的草地，一切都让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欣悦。我觉得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更容易心境平和，滋生出一些美好的想象。大自然是那样地与人贴近，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大自然也在人的怀抱中。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调皮的摄影师走在河边，扬起他的摄影机，无论从肩上、胳膊窝下、背后，甚至低头倒立，只要随手一甩，按动快门，就会产生一幅很好的风光照片。

莱茵河滋润了欧洲。

芦青河滋润了华东的那片平原。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河水是清澈的，水下的卵石和小鱼都看得见。河边是野椿树和槐树，是一望无边的荻草。有一次我翻过河的人海口处的沙堤，一眼看到的是随地势起伏的绵延辽阔的茶花——它们雪白一片，迎风飘荡，真正是如火如荼！这条河留给我的的是无限的思念，是一生的温馨。我后来离开了它；再后来无数次地跨越这条河，看到它慢慢变得浑浊，水流正向中间萎缩……但我心中的河，却依然是清明闪亮的，它永远被一片绿色簇拥着。芦青河，你



不可改变，你不可干涸，你必须一直生机勃勃！

可怕的是它真的在干涸、变浑。由于大量砍伐树木、开垦荒地，水土严重流失。河道里隆起一处处沙丘，河水要在这些沙丘间蜿蜒。它裹挟着那么多泥沙，负担沉重，于是就将其堆积在河床上。我曾满怀希望地去寻找童年的野椿树和无边的茶花，还有那油绿深邃的丛林。结果一切都没有了。我在河边的荒地上、在松软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觉得自己突然间变得一贫如洗……使我振作起来的是不久之前的事情。那时我又回到河边，终于看到了大片大片新植的小树苗，还看到了堤下的草坪、刚刚围成的花坛。那会儿我兴冲冲地沿河堤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想象着明天的河，寻找着昨天的河。我知道一切都在开始。这一切做得晚了点，但终究还是做起来了。

莱茵河暗绿色的波涛拍着河岸，送来一股奇怪的气息。多少船只来来往往，从高大的铁桥下穿过去。船上彩旗在风中一起抖动。汽笛声低沉短促，像是怕惊扰了两岸的沉睡。河水传来的那股气息，我渐渐明白了是工业大都市的气味。河上还有多少波恩这样的铁桥？不知道。我从桥上走过，总是对箭一般驶过的车辆有些担心。大桥的人行道很窄，行人走到弧形桥面的最高点，可以强烈地感到它在颤抖。再低头望望下面，河道正像桥面一样繁忙急迫，航船如梭。这是一条充满了旋转、追逐、摩擦的河流。

我同样想象不出莱茵河的昨天。它像我记忆中的河流那样宁静淳朴、充满了天然野趣吗？我想会的。两条不同的河流之间有什么在联结着。它们都有过昨天，也都会有明天。莱茵河是否干涸过、荒芜过？它像东方的那条河一样生长着，变幻着，终于成为眼前这样的河了吗？

一切都像梦一样。我与Z诗人去看过的丝柏挺立在草坪上，它

的沉默使我一阵阵惊讶。有一位荷兰大画家多次描绘过它，如今它就在这河畔上燃烧。有时我又觉得它就是东方那条河岸的野椿树。它那么陌生，又那么亲切，一如它守护的河流。我不得不承认，我更喜欢的还是那条童年的河，那条河里洗净了多少调皮娃娃身上的尘土。它更容易让人亲近，让人理解。它的美是不加雕琢，也不被扰乱的。它的波涛上只有白帆，有欸乃之声，有老人和孩子的笑声。牛在岸边哞哞长叫，羊从堤坡上小心地下来喝水。

波恩大学的K教授与我一起沿河走去时，和我谈了很多莱茵河的事情，使我吃惊。比如说，这河里就看不到一个游泳的人。那不是天气的关系，而是人们惧怕污染过的河水，认为在这条河里泡过会生皮肤癌。波恩人幽默地说：“莱茵河如今可以用来冲洗胶片了！”那意思是它的化学污染严重。这条河流经几个国家，沿途几个化工厂毁掉了河水。K教授说如今已经没人敢吃河里的鱼了，尽管淡水鱼味道鲜美。这是真的，因为我在波恩期间没有吃过，也没有看到销售淡水鱼。显然，现代生活已经如此严酷地改变了一条河。欧洲的文明也没法解决污染问题。虽然这里的水还算清明，不像东方的有些河流那般浑浊，但这里正在开始的，是一场无色无味的毒化。这更可怕。

我把K教授的话告诉了Z诗人。他说：我们的黄河跳进去洗不清，可你洗吧，保证没事！这条河（莱茵河）可以洗得清，不过谁敢去洗呢。事情真是奇妙得很，看上去不怎么干净的，倒很卫生。不过我想明天的黄河，谁也不敢说怎么样，正像芦青河经历的变化让人感到莫测一样。每一条河都有生命，都在成长和更新。似乎每一条河都要经历那么几个阶段，告别一个阶段，就同时告别了一些欢乐和痛苦。我们没法自由选择，悲怆地遵循了铁一样的自然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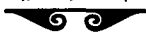
我在波恩住了两次，共一周多的时间。可当我以后回忆欧洲之

行，首先想到的，却是莱茵河。我永远不会忘记湿润的河风给我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忘不掉一个东方青年心中的波涛。河风将我的头发撩起来，我迎着风往前走，一直走下去。早晨的太阳和晚上的太阳都映红了大河，可一个是火热的，一个是宁静的。我在河边沉醉，畅想，流连忘返。可这一切带给我的又绝不仅仅是欣赏的轻松和愉悦，而是更为复杂难言的心绪。

第二天就要动身去汉堡了，那时又将看到欧洲的另一条大河，易北河。我久久地走在莱茵河边，我想此刻远在东方的朋友和亲人，你们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一株普通的树、一片熟悉的草、一道石砌的河堤……什么都不陌生，什么都不奇异。我们的土地上也这一切。我们保护它们，并让它们壮大、繁茂。绿色不仅仅只是荫护欧洲，河水也不仅仅只是滋润欧洲。同样，东方那些淳朴的河流，也该强烈地、意味深长地吸引欧洲的印象。晚霞的红色又铺展下来了，大河像少女一样羞答答的。鸽子轻灵地落在我的前方，我向它们走去，它们向我走来。野鸽子也看到了我，它们总是神情专注。我伸手向它们、也向莱茵河摇了摇手。

这是否是告别的手势，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举起右手的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宽容。我想我多么喜爱这些小动物、小生命；我会动手植树种草，而对它们永不伤害。我知道还是莱茵河两岸的浓绿，才使人多多少少忽略了它的纷乱。绿色，还是绿色；没有绿色，也许人类会疯狂的。

我最后一眼看到的，还是那株枝叶向上的大树。它从茵茵草地上长起来，直冲云霄。我还是原来的印象，觉得它像喷涌直上的浓烈的烟柱。



默默挺立

从法兰克福乘车到波恩，心情异样地激动。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两旁不断出现森林、起伏的草地和麦田。偶尔有一块油菜花嵌在田野上，明亮耀眼。这里看不到一处裸露着的泥土，一切都在尽情地生长。林子里，早熟的各种果子已经泛红，鸟儿在枝杈深处呼叫应答。一阵雨水冲刷着马路和林木，使这个世界纤尘不染。我们的车子飞驰着，不断把人带入崭新的境界。

从飞机上俯视这片土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绿色占去了绝大部分面积，而一座座城市和村庄只是夹在大片绿色的缝隙里。绿色在这里成为最主要的色调。我从哈尔滨飞往北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条飞行路线是较好的绿化地带，但给人的感觉是绿色只算点缀。欧洲这片土地得天独厚，气候湿润，雨水充足，任何种子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鼓胀起来，伸展叶芽，疯狂地生长蔓延。于是山不见石，田不见土，连高大雄奇的建筑也给遮掩起来了。

这个国家面积不大，山水有限。但由于一切都被茂盛的植物遮盖了，绿荫婆娑，就让人觉得奥妙无穷，意味深长，也分外含蓄。我们的司机H是一位顶呱呱的司机，可他的本来职业是一名记者。H先生沉默寡言，他见我们一路上十分高兴，也就一直微笑着。

一路上大家的眼睛一直注意看两旁的树木，贪婪地饱餐田野的秀丽风光。很多树种似曾相识，但又叫不上名字。有一种红叶树红得人心一动一动，谁见了都要脱口喊一句：“哎呀，快看！”黄色的、浅绿的、紫红的，任何色彩镶在深绿色的丛林中，都会让人眼前一亮。H先生满意地微笑着。

我突然看到了一片棕红色的高大树木，像是一种奇异的松树。它们默默挺立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地，别有一种风韵。我伸手指向窗外，说：“你们看！这种颜色的树……这么大一片！”大家一齐转脸去看。与此同时，H先生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看见H先生的脸色略有阴沉。翻译同志告诉大家：H先生说那是死去的一片松树——它们是被酸雨慢慢淋死的。目前，这个国家的大片土地都面临着酸雨的威胁。你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树，很多。

我以前看过关于酸雨的报道，印象不深。它没有在头脑中化为形象的东西。而今天，我再也不会忘掉酸雨了。我知道了它有多么可怕。如果酸雨继续出现的话，那么整个大山不是要慢慢光秃吗？酸雨是死亡之水。

车子向前，我们接着又不断地发现一处处死去的松树。它们死去了，但并未倒下，只是枝杈僵硬，默默地站立着。这种无言的站立，这种沉默……有一种可怕的东西传递出来。

如果想象一下它们当初仰脸向天迎接雨水的情景，会是很动人的。可酸雨首先使它们失明，然后是残酷的剥蚀。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它们终于没有来得及与人们告别。实际上也无需告别。因为酸雨的创造者不是天空，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己。

我们到了波恩，又到汉堡，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到阿尔卑斯山下……到处都是一片浓绿。可见这个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用心良苦，这里到处有劳动的血汗，有长远的眼光，有一切尽心尽力的痕迹。

非常重要，从这一切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宽容，对大自然其他生命的尊重。鲜花是生活中绝不可少、最为珍贵的。对一个人的敬重，莫过于向他（她）献一束鲜花。那么看吧，花店处处，芬芳四溢，橱窗、街心、山坡、阳台，到处都是用心培植和任其生发的鲜花。一株嫩芽、一棵小草，只要是绿的、有生机的，就会得到保护。一个人走在蓬蓬勃勃的树林和花草之间，会感到安宁和坦然。失去这一切，我想心灵深处一定更容易荒芜。在这儿，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上，就是这样的郁郁葱葱，一片苍翠。

可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一片片死去的高大树木。它们默默挺立。

它们告诉你绿荫遮蔽之下，还有另一个欧洲。

这儿物质丰富，工业发达，科技先进，很多人生活得又惬意又条理。可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无数法则、无数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这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其他所有方面的条理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人类文明与地球灾难一块儿发展和扩大，这种文明最终就会将世界引向死亡。也就是说，人们到了再一次调拨生活的罗盘的关键时刻了。你在这调拨中会进一步审视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行为，重新权衡与大千世界密切相关的所有事物。你会认识到，对大自然的绿色生命仅仅是一般的爱还远远不够，仅仅是一般的保护也无济于事。

酸雨在世界的好多角落都降落过。但它只有降落在一片浓绿的土地上，降落在最懂得保护自然的现代人身上，才显出了真正的残酷无情。

我忘不了进入鲁尔区的情景。鲁尔区是联邦德国的工业发达地带，是发生经济奇迹的地方。可是当汽车驶入这里的高速公路，两边的森林从车窗旁飞速闪过时，你会感到一阵阵痛楚。一片又一片

焦干的棕红色树木沉默在那儿，挺立着，无声无息。它们高大的身躯笔直伟岸，主干上伸向两侧的枝杈差不多都很对称。绿叶脱光了，成了一具多么完美的死亡标本。注视着鲁尔区的这些标本，任何人都都会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核电站的巨型建筑矗立着；一些不知名的工业建筑群像山峦一样隆起。无数大烟囱插向云天；红红绿绿的各种线缆集成一大束，分别向四方蜿蜒。蒸汽喷向天空，很快漫成白云一样。雨水哗哗地浇下，鲁尔区的一切又在淋雨了。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酸雨。雨中，大地一片寂静，连高速公路上的喧嚣也退远了。只有蜻蜓在雨丝中平稳地向前滑翔。

鲁尔区好大，森林的覆盖面也好大。我几次以为已经驶出了鲁尔区。但H先生总是摇头。快穿越鲁尔区吧。

H先生的眼睛注视着前方，从不看路边的景色。我一路上仔细端详着他，觉得他像一个老熟人。其实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欧洲朋友。他有一张看一眼就让人信任的面孔。这张面孔透露着坚毅和果决。我在想象着他、他的民族，想象着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的一些重大变故和演化交流。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总体性格，互相无法替代。人与人的隔膜和理解同样都是无限的。我眼中的H先生是质朴的，是把激情深深潜入内心的欧洲人。我相信他不用看也知道鲁尔区有一片又一片棕红色的大树矗立在绿野之中，他会怎么想呢？他正在思索什么呢？他的民族面对这一切，被轻轻拨动的是哪一根神经？起飞了的鲁尔区不会一直这样沉默吧！它也许首先肩负起人的一种庄严，表现出经济巨人的智慧和气魄，力挽危澜，化险为夷。

但愿如此吧。

在遥远的地方，酸雨曾使一片片稼禾成为焦叶。山石上的植被洗光了，鸟雀飞向远方。我们面临着共同的焦虑，两片美丽的国土



都洒上了死亡之水。但这些给人的启示又不会是相同的。每一片土地上抵挡灾难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不管怎么说，大自然已经在逼迫人类做出重要的反应。如果人们站在凄凉的田野上面容痴呆，麻木不仁，那么又将有苦涩的雨滴轻轻地洒上他们的额头。

鲁尔区即将穿越。大地明朗清爽，雨后的风从车窗吹进来。开阔的麦田波浪滚滚，金黄色的油菜花又在熠熠发光。森林闪在背后，大海就在前方，一块一块翡翠似的色块抛闪过去。一层层的林木在山岗上扩展开来，真正是无边无际。可这时，又一片焦死的棕红色大树出现了。

它们身躯高大，笔直笔直，默默挺立在山坡上。